

跨世纪文丛

張恩娜小說選



远方出版社

張恩娜——小說選

遠方出版社

张恩娜小说选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红房街1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沭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30 千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80595—577—8/I·241 定价: 23.00 元

序 言

尤凤伟

作家一般都相识于笔会，大概这也算是中国特色了。我和张恩娜初次逢面在哪一次笔会已记不太清，大致在八十年代初期新时期文学方兴未艾时。和张恩娜初次见面便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我相信许多与张恩娜认识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刚刚认识，距离便很快拉近，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这真的不容易，我想这不仅是通常所说的“投缘”，更与一个人的天性有关，是天性绽放出人格的感召。现在每当想起张恩娜，眼前便会浮现出她那张“沂蒙山大嫂”模样的笑脸。那是一种明媚、友爱、亲和，显示着心灵对你完全开放的笑容。还有与这笑容相伴的温和而甜润的说话语调。这些都令人难忘，让人想起与之交往的一幕幕。说起来与张恩娜相识已有二十多年了，见面的机会并不很多，有通信有电话，也不经常，有点“君子之

交谈如水”的意思。可在内心里，我是很看重张恩娜这个朋友的，也很重视与她的友谊。我很尊重她，对她有一种天然的信任。这不仅因为她人好，也不仅因为她比我大几岁，是个老大姐。有这个成份，但重要的是这许多年来我一直感受到她对我发自内心的关切与期待。对我或者许多人来说，在人生路程中这种可贵的感受不会多多。这么说吧，假如在朋友圈能找出三两位对我的每一点点成就感到高兴，希望我能把文学这件事做得好上加好，那么这其中便有张恩娜了。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显示出来的，那些都不一定真实，真实的东西只能用心灵输送与体察。她时时关注着我的创作动态，差不多每读到一个作品，她都要写信或打电话谈谈自己的看法。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来愈淡漠，“话语”愈来愈莫衷一是的今天，我觉得张恩娜对我的这份友情确是弥足珍贵的。会让我永远铭记在心。

张恩娜不是那种强占“风光”的人，相反，她总是将自己退到很后的位置，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乐于向别人请教，也乐于与别人探讨，端端正正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做文。上述这些会是每个熟悉她的人的共同感受。但我想，张恩娜更让人刮目之处是她的大气，做人的大气，一个“女流之辈”能被冠以一个大大字，的确非同凡常，她坦然面对文坛，不做秀不做态，又不卑不亢，她只对长者称师，对如我辈者等则一律直呼其名。甚至呼来唤去。谈作品也是直来直去，好则说好，孬则说孬，无迎奉之词，不取悦于人，只要与她相处，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她的正气

与坦荡。我一向不愿称颂于人，但对于张恩娜，我欲罢不能。

多年来我一直感受着张恩娜的友谊，心中存留着许许多多的感动。时间稍长没有联系，便觉得像少了件事情。去年底我的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出版，随即便给她寄去，我希望听到她的意见，褒或者贬。通常情况她很快便会读完，又很快会写信或打电话过来。但这次过了一个多月未见回音，这有点非同寻常，我似乎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打电话过去。听筒里还是那熟悉的温和声音，但这温和声音却告诉了我一个一点也不温和的消息：她患病了，几个月来一直在治疗之中。这消息真让我难以接受，一时竟无言以对。她又说书收到了，但未能读完。我说不要管书不书的事，最要紧的是治疗。争取早日康复。我没有多说，也不能多说，因为我真切体会到面对此类事情语言的苍白无力。同时也感受到人生命运的乖戾不测。但是我为她祈祷，如同为我的亲人。后听说她要为自己的中短篇小说结集，她希望我能为该书写个序言。作序的事我一向很少为之，但我愿意为张恩娜的作品谈谈我的体会。不仅为她为读者也为我自己。

恩娜的作品以前曾经读过一些，没有读全。这次我将结集的作品从头读了一遍，应该说感受很深。我真有一点替恩娜鸣不平，她的许多写得极好的文章并未得到人们充分的认识。其实，她不仅是一个大气的人，也是一个很大气的作家，很优秀的作家。她的作品就小说艺术本身而言，是很成熟而精到的。我想在认真读了她的书之后许多

人都会与我有同感。

恩娜是平阴人，但她以沂蒙山为家，把她全部的感情倾注于沂蒙山。这个“邮票大小的地方”便是恩娜的“根”，也是她创作的投眸之处。沂蒙山是个穷乡僻壤，却有着很高的知名度，那首沂蒙山好地方的民谣几乎每个国人都会哼唱，但沂蒙山究竟意味着什么，一般人却是不知道的。我前后去过两次沂蒙山，一次是乘长途客车路经，满眼都是光秃秃的山丘还有一无生机的村庄。再一次是为我的一部电视剧看外景。这一次进入到山的腹地。风光一下子变得美丽，像歌中唱的那样是个好去处，然而山民依然是贫困的，孩子们光着脚丫在山坡上放羊，摄制组的人丢下一个烟蒂立刻便被轰抢。那时望着满目青葱与放羊的孩子，我的心在隐隐作疼。话题再回到恩娜的写作上，读了恩娜的作品，我觉得我开始领悟到沂蒙山的奥秘。她那或荒凉或美丽的外观之下原来凝聚着十分厚重的东西。

这本书只是恩娜的部份作品，仅以此来谈论恩娜的整个创作活动肯定不够全面，会挂一漏万。尚好我在此并非担当评论家角色，只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谈谈自己阅读的点滴感受。如果依照文坛通常对作家的区划，我似乎觉得恩娜应归于乡土作家之列，她所有作品，历史的现实的几乎全部以沂蒙山为背景，以沂蒙山人作为她书写的对象。她像一个尽职尽责的导游，引领我们走进了苍凉而神秘的沂蒙山，走进村村落落，走进人群中。而当我们再从大山中退出，这时的大山便已经具有了灵性与感性，我们

领悟到它包含的辉煌、苦难、爱与泪水，这一切便是恩娜的作品所赋予。将她的书视为沂蒙山风物志的另一版本，我想不是为过的。

我觉得恩娜书写的抗战题材小说是不可忽视的，不仅在她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即使在整个中国的抗战文学中也不可多得。如同其他题材的作品一样，战争文学也有着不同的写法。有长篇宏制，宏观地描绘为领袖人物树碑立传，有的描写战争的过程为浴血奋战的英雄立传，而张恩娜的作品却不是这样，她另辟蹊径，她关注的是战火中的普普通通的沂蒙山民众，写他们的牺牲，苦难与深情……

恩娜将《陷落》放于篇首显示着她对此作的喜爱，这是一篇精致之作，简洁中见宽广，平淡中见深邃。战争把一个叫小福子的女孩及她的一家人卷入其中。“小福子听见了姐姐的惨叫，小福子听见了娘的惨叫，小福子听见了爹的惨叫，爹被刺死在地窖口上，娘使劲挣脱了一个猪嘴獠牙的鬼子的撕扯，跳进了后院当中那眼轱辘井里，姐姐被一群鬼子围住拖进堂屋，十几个鬼子呀，姐姐才上来还叫，还喊，后来就没声音了。”这是小福子眼里的“战争”的过程。“家没了，爹没了，姐没了，小福子什么都没有了”，这是“战争”对于小福子的结局，寥寥数笔，便写出战争残酷的本质。后来小福子参军了。一个孩子就是这样投身于战争。

那么另外一个叫黑牛的男孩，又是怎样投身于战争呢，家里来了一个叫雁南的小女兵，他帮母亲为小女兵清

洗伤口，小女兵为他剪指甲，给他背诗，还和他盖一床被子睡觉，“黑牛觉得幸福极了……觉得身子轻轻飘起来……”。后来他真的飘走了，“黑牛紧紧地跟在这支队伍后面，撵也撵不走，他想只要跟着往前走，就一定能找到雁南姐”，就这么他成了这支队伍上的小号兵。一个小孩子不是为仇恨，不是为理想，而是为着一种朦胧的爱走上了战场。说起来这样的参军经历可是不够“光荣”的，却是那么真实可信，让人为之动容，这是一个美得几乎让人心悸的故事。她独特的取材在战争作品中实为罕见。

《够儿》同样是一个很好的抗战故事。够儿的丈夫被一个叫凤枝的女人迷住了，她恨这个“插足”女人。想跟她“拚命”，把她“撕掳”了。但是来临的战争没有给她这么一个机会，却把她和那个所恨的女人一齐推向死亡的境地。面对崇高的事物，她忘记了个人恩怨，与那个曾经伤害她的女人和解了，两个人一起拉响手榴弹和鬼子同归于尽了。读了让人感叹不已。

恩娜的抗日小说几乎篇篇都有特色，人物形象皆十分鲜明，如《玉女》中的二嫂，《弄璋之喜》中的素洁，《唱大戏》中的画眉，《攻城》中的榴花等。恩娜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孩子和女人，体现出一位女性作家对儿童与女性的关注。她笔下的女性都是那么贤淑可爱有情有义。其中《唱大戏》中的画眉和《攻城》里的榴花，更给人留下难忘印象，给人心灵以冲击与震撼。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恩娜的战争小说是厚重的（写出了战争的实际），是感人的（写出了人的真实情感），是细腻的（写

出了战争的细部与人物隐秘的内心)，写出了战争的辉煌与人性的灿烂。张恩娜找到了战争文学的另一种写法。

除了战争文学，恩娜还写了大量反映沂蒙山区现实生活的作品，同样篇篇都有特色，也塑造了许多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如《回眸》中“革命的老妈妈”式的奶奶，《盲女》中能唱一口好曲的盲女，《晚霞中》不满足现状追求新生活的瑾，《晚归》中死于落后愚昧的林嫂，以及一生的幸福毁于权力与软弱的莲。许多作品读了令人感动。

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的是一篇大致可归于情爱小说范畴的作品《陷阱》。读到这部作品对我是一种惊喜，因为在我的心目中，这类小说是新潮作家的专利，恩娜当然不是新潮作家，然而《陷阱》偏偏就是一篇可以让人大开眼界的情爱小说。有生活情趣，也非常好读。第三者插足的故事并不是太新鲜。但作品却向我们展示出这么一个人生哲理：人是自己踏进陷阱中去的。换句话说幸福常常是被自己葬送的。生活中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的走进苦难与不幸中，正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这个作品对现实生活有着普遍的警示作用。但我觉得这部作品最大的价值在于塑造了孙丽华这个人物，“偷”人害人还理直气壮，将所有的人为我所用，彻底的实用主义者。公然的厚颜无耻。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女人，却屡战屡胜，成了一个呼风唤雨的时代宠儿。这是一个当今社会的“新人类”。读后发人深思。

有机会能集中读一下恩娜的作品，应该说受益匪浅。不仅从她的作品中获得了诸多的教益与感受，更进一步

了解了她笔下沂蒙山人民的善良、深情与苦难。而通过阅读使我对恩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做为女人的恩娜身兼数种社会角色：为人妻为人母为人上司为人同事为人友，在这多种角色中她都尽职尽责，倾心付出。然而我觉得她尚有另一种角色做得更为出色，那就是她是沂蒙山母亲的女儿，她已经走出了大山，却深深地眷恋着那块土地，爱着生活在那里的人民。同时也将自己的毕生的努力与全部情感奉献，为那块她梦牵魂绕的土地。她是沂蒙山的优秀女儿。像她作品中塑造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沂蒙山女性，同样的优秀。

衷心为恩娜祝福。

目 录

序言	(1)
陷落	(1)
够儿	(8)
海龙湾	(15)
玉女	(24)
唱大戏	(33)
弄璋之喜	(43)
攻城	(55)
紫色苦楝花	(65)
开满白花的山楂林	(83)
回眸	(97)
野店	(121)
盲女	(132)
晚霞中	(145)

晚归	(161)
暮霭沉沉	(171)
陷阱	(222)
鞋的梦	(271)
杏儿	(279)
小马驹和她的机关枪老师	(294)
炒豆	(306)
小莲子的苦恼	(317)
啃青苹果的孩子	(324)
香港来的阿宝	(333)

陷 落

1938年4月21日，侵华日军血洗临沂城。

——摘自临沂百年大事记

“醒醒，醒醒！”

小福子睁开眼睛，只见一片白色的花，重重叠叠地垂挂在她的上方。一股清甜的香气，从上面弥漫下来，笼罩在她的四周。阳光从白色花团的缝隙里射下来，照在她的眼上，明晃晃一片。她觉得乏极了，便又闭上了眼睛。

这是哪里？不知道……小福子闭上眼，便又看到了那一片火海。考棚街、聚福街、石牌坊、洗砚池、西门，南

门，全是一片大火。草房、瓦房，噼噼啪啪地烧着，红的火舌卷着黑的浓烟，在小福子眼前忽忽地响着，一上一下地蹿跳，炙烤得小福子灼痛难忍。

大火，浓烟，枪声，炮声……

飞机呜呜地盘旋着，对着小福子俯冲下来。翅膀上一大片膏药旗，通红通红，飞得那个低呀，眼看就碰着西门里天主教堂的尖顶了。飞机下蛋了。炸弹一个一个落下来，斜成一排，一连串的爆炸声震得大地上下颤动，房屋树木连根拔起，大人孩子血肉横飞，街道上炸成了一个一个大坑。小福子一家人躲在地窖里，白天黑夜，心惊胆战。临沂城被围了两个月，小福子两个月没敢出来。

“城破了，城破了！西门城墙炸开了个大豁口！”

“啊——啊——”

小福子听见了姐姐的惨叫，小福子听见了娘的惨叫，小福子听见了爹的惨叫。爹被刺死在地窖口上，肠子流了一地。娘使劲挣脱了一个猪嘴獠牙的鬼子的撕扯，跳进了后院子当中那眼辘轳井里。姐姐被一群鬼子围住，拖进堂屋。十几个鬼子呀，姐姐才上来还叫，还喊，后来就没声了。

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小福子眼前一片通红。红红的血糊住了眼睛，红红的血流满了街道，红红的血灌满了临沂城。一片通红。火一片通红。血一片通红。

“醒醒，醒醒！”

一只柔软的手轻轻摇晃着小福子，声音细细的，轻轻

的。谁呀，姐姐呀？

小福子睁开眼睛，眼前晃动着一张团团的脸儿，果然是姐姐。

小福子想起来了，这是在她家屋后的园子里。后园里有一棵老槐树，树下一口辘轳井。

每年这个时候，刺槐花就开了，一朵朵小小的，白蝴蝶一般的花儿，一串一串，密密的簇拥着，整棵树便开得雪团一般。这时，前院后院，便弥漫在一股清甜的香气之中了。蜜蜂嗡嗡地飞来了，忙碌地采集着粉蜜，小小的后园变得热闹起来。

这是一年里最好的时候了。姐姐在后园的石井台上铺一领厚厚的蓑衣，坐在上边绣花。姐姐身边放着一个针线筐，筐里有一本厚厚的硬皮面的书，姐姐叫它样册子。样册里夹着用白纸剪成的鞋样子，袜样子，绣鞋面用的花样子，还有许多红红绿绿的丝线。生丝线是做穗子流苏用的，熟丝线才是绣花用的。姐姐手里拿着一个圆圆的竹子做的绣花绷子，绷子上绷着一块用印蓝纸描上了花样的白府绸。花儿已经绣了一半，那是一枝绿叶红花的并蒂莲。小福子知道这是姐姐绣的嫁妆。姐姐已经绣了许多漂亮的嫁妆了。有袄面，有兜肚，有荷包，有蚊帐沿，有床围。这个绣的是合欢枕。娘出嫁时，陪送的枕头是长长的，冬瓜一般的老蓝布枕。姐姐绣的这是新式的洋枕，四四方方，漂白的府绸布绣满了花儿，四圈沿着荷叶边，好看得很。姐姐的手真巧，一朵莲花，用深深浅浅的红丝线乱针绣出，绣得光影参差，娇红欲吐，活象真的一般。

小福子捧一本书，躺在姐姐身边。家中就两个女孩儿，小福子是爹娘当成男孩子教养大的。临沂城一办洋学堂，小福子就进去念书了。各门功课里，小福子最喜欢国文。国文老师不讲课本，讲自选的文章。什么《陋室铭》，《桃花源记》，《爱莲说》，还有冰心女士的《寄小读者》。小福子就捧着讲义念：“我走了——要离开父母兄弟，一切亲爱的人。虽然是时期很短，我也已觉得很难过……”

念累了，小福子就用针纫上一根长线，将落在井台上的槐花儿一朵朵穿起，穿了长长一串，结成圆环，便是一串雪白晶莹清香四溢的项链了。自己挂上一串，又嬉皮笑脸地给姐姐挂上一串。

“去！烦人不烦人？”姐姐亲昵地点了点小福子的额头，“就知道玩，连双鞋都不会做，看以后怎么寻婆家。”

“我就不寻婆家。”小福子嘻嘻地笑着，“我知道你寻了个好婆家，不就是靛市巷的染坊张家么？哎，我那姐夫呀，比我高两级，个子才和我一样高，想看看吗？明儿我领你去？”

姐姐装出没听见的样子，板起脸不再理她。小福子怪没趣，便躺在蓑衣上睡着了。

“醒醒，醒醒！”

小福子睁开眼睛，只见姐姐俯身向着自己，那张团团的脸儿轻轻晃动着。后边，是一树雪一般的槐花。

“小兄弟，你醒了？”

小兄弟？姐姐怎么了？怎么把妹妹叫成小兄弟了？